
明史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一百七十九

董基 王致祥　周弘禴　盧洪春
王德新　李懋檜　饒伸 兄位 高桂
雒于仁 父遵　劉應秋　湯顯祖 李琯
王就學　劉綱　謝廷讚 兄廷諒 謝廷寀

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內庭尚書張學顏諫不納基抗疏曰臣聞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以內庭清嚴之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頃爲保盜竊威權至于震

主乃一斥輙退者以未嘗握兵也假令保擁重兵事未可知矣今內臣即多純良萬一有如保者厕其間則今日之兵將爲之藉矣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恃以無恐乎不知此三千人者一無當于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銃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濱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怨則變自此生夫聚三千人於肘腋而使畜怨以處危無適此者矣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極有用之財縻之無

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之邊於是
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謫
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
之法非宿衛之士不得持寸兵今群不逞之徒投以
利器出入禁門爲禍不細時大學士申時行亦憂之
語司禮監曰此事繫在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
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
備此公等剝膚之患也中官昧然乘閒力言帝乃留
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謫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
部主事終南京大理丞致祥忻州進士自鳳陽推官

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周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爲州同知遷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謂兵部尚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之故而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以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也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予忠讜矣不知實張宏門客樂新爐爲之謀主其巡按順天也納娼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與宏既竊陛下之權而植又竊司禮之勢此最公論之不容

者也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令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群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則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莫不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臣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之交附鯨宏鯨之敢于竊柄世臣豈不聞之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之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

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已故學顏植歸里出燿邢傑于外屏張鯨使之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論之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尚寶丞明年冬命兼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僉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相交

際弘綸疏發之詔硊問孟職調化民于外河東故有
秦漢二壩弘綸請以石爲之且於籌利渠外更濬一
大渠北達鴛鴦諸湖水利大興還朝以將材薦哱承
恩土文秀哱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投劾
歸弘綸既廢寄情詩酒賓客日至其門如是者十年
而卒天啟時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
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
年十月洪春以帝漸不視朝上疏諫曰伏覩陛下自
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

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所云諸症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之大典臣不知陛下之心何以自安也夫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聚祖考之精神今弗躬弗親徒委諸疏賤之臣于則神必不饗縱陳籩設豆登降奠獻祇爲瀆而已矣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

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此臣所以痛心蹙額而不願陛下有一於此者也且陛下毋謂深居九重外庭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瀆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之福也人主舉動近則天下視之遠則後世傳之勢不可以終掩即使諸臣盡慴威嚴莫敢顯言以匡君過或有稗家野史私

綴筆札垂諸後世陛下安能盡禁之故臣愚謂陛下
誠有疾也則當以宗社爲重毋務逸樂以基禍陛下
苟無疾也則當以詔旨爲重毋務矯托以滋疑力制
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于左右
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
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載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
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
内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
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爲論救帝不從廷杖六十斥
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

奪俸有差洪春遂廢于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
少卿
王德新字應明安福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
主事父喪除入都座主申時行方柄國武勸往謁可
得美曹德新曰吾安忍舉生平而盡棄之乃補刑部
十五年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侍中官張誠援
力訐都御史辛自修冀留用諸御史不平交章論起
鳴帝怒謫高維崧趙卿左之宜張鳴崗四人而悉奪
他御史俸德新抗言曰起鳴人品具在公論非有功
績足錄為陛下素所深信陛下試思此舉果出宸衷

獨斷否耶夫予奪不出朝廷使左右得肆其愚時事可憂孰甚于此彼近習嬖幸巧于文奸必謂陛下英明天縱誰敢欺蔽此言一入將有浸惑君心而不自覺者不可不辨之早也且因一尚書而罪諸御史斥及衆輿更以何法治之疏入帝大怒執下詔獄究主使者刑甚酷德新厲聲曰死即死耳終不誣他人主者以狀聞削籍爲民巡按御史朱鴻謨疏薦忤旨奪俸久之起南京工部主事擢光祿丞毋憂歸竟不復出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

愷悌得民入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宜而楙檜及他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而言者猶不已閣臣憂之擬加禁過陰以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不下而楙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獨賑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八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誡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楙檜上言我祖宗之制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蓋將以明目達聰慮至深遠也乃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禁絕之防

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陜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益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輦轂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于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羣臣盡可依違澳泤默默固位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謟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

生也果若庶言有如言官緘默觀望當言不言其他庶職又皆以言爲禁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又何從而知乎庶後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令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堂官以此禁其屬其屬亦必不服矣夫朝廷任賢使能欲其效忠而未嘗欲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其報主而不敢教其負主此古今通誼也臣恐庶言一出遠近以爲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

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矣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但有當言不言者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之期一稽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書奏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後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遷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僕少卿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黃弘憲典順天試輔臣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而奪桂俸二月時衡實負才有名舉錫爵尤不能

平復上疏極詆桂仲乃抗疏言自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弘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許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故逐賢士援引憸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與錫爵弘憲俱賜罷疏旣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闈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

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陸夢龍楊文煥御史林祖述管九皋毛在復交章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在又語侵孔兼謂桂疏實其所使孔兼不服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欽用二十一年起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祿少卿疏陳孫養聖德詞甚剴至天啟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卍位進士累官工

部右侍郎時母年百歲與仲先後以侍養歸一時謝爲盛事

雒于仁涇陽人父遵舉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嗣位中官馮保竊權帝每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群工拜天子抑拜中官耶毋乃欺陛下幼沖而無禮至此耶時大學士高拱惡保方謀去之而遵乃拱門生疏適上保疑拱所爲明日遂逐拱而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章下吏部尚書楊博盛稱綸才而詆瑞迂滯遵疏遂寢頃之綸陪祀日壇咳聲不止御史景嵩

韓必顯劾給衰病張居正既素善給而馮保欲緣是
爲遵罪因傳詔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給令會遵推
舉遵等皇懼不敢承有旨切責俱貶三秩調之外遵
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累遷光祿卿改右僉都御
史廵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
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大理評事疏獻
四箴以諫其畧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
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
事久廢而不親講筵久輟而不御臣以是知陛下之
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

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不思德將無醉而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陛下六宮備具不思戒之在色而寵十俊以啟倖門溺愛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陛下富有四海不思慎乃儉德而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陛下宸居尊嚴不思不怒而威而今日搒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伸賜環無

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夫君猶表也臣猶景也表端則景正陛下嗜酒何以責臣下之沈湎陛下戀色何以禁臣下之淫荒陛下貪財何以懲臣下之饕餮陛下尚氣何以勸臣下之和柔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耶昔孟軻有取于法家拂士令之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便于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我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

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鋸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洛興隆進藥陛下醲醑勿崇色箴曰艷彼妖冶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必盡公帑稱贏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

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雎任情法尚操切政溢
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進藥
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禍且不測會歲暮留其
疏十日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
于仁疏授之帝自辯甚悉將置于仁重典時行等委
曲慰解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
以為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
去位可也帝乃頷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為民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遷南京司業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謂陛下

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夫賊大舉入犯旣掠洮岷直趍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省天子所與託腹心者也輔臣而先爲蒙蔽其何責於庶僚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相蒙恬不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爲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

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爵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章守誠亦疏論時行並留中時行請盡發諸疏明己心跡卒留不下應秋尋召爲右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二十六年有撰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既指大學士張位并及應秋所司言應秋意氣慷慨恥爲脂韋非位黨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應秋雅負才氣思以功業自奮每當是非糺紛未嘗不感憤咨嗟義形於色御史

黃卷索賕珠商徐性善不盡應上章籍沒之應秋晉卷謂不當啟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許李如松坐妖言罪荷重校暴大暑中應秋扼腕言一妄人上書何至置之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坐致通顯而應秋獨好譏評時事遂取忌於世致無辜被黜歸數年卒崇禎朝追謚文節子同升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方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而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十一年始成進士張四維申時行

之子皆同年生也各承其父命招諳門下亦皆弗應授南京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欲召爲吏部辭不就稍遷南京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陛下降諭切責言官甚盛心也顧今日言官豈盡不肖罔識君臣大義哉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之默移夫人自非天性忠直大都慕富貴而已使忠直者不失富貴誰爲奸邪奸邪者不獲富貴誰非忠直今則不然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時行恐其妨己屬吏部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

欺蔽時行恨其毀己諷仝官許國遠謫之其他偶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雖爲陛下輸忠而陛下力不能庇之使言官皆廻心惕息而時行安然無指摘之虞矣於是無耻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予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臣不暇遠舉即如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經理荒政所至徵賄鉅萬比抵杭州娛晏西湖樂而忘返竟不知銜使何事且鬻獄市薦漁利無窮東南之人痛疾深矣輔臣豈不聞之及其報命居然擢首諫垣彼既以貨取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文舉家無地

著金也至若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遐
權門鷹犬耳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
欺蔽而輔臣之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
者四朝廷以爵禄爲雨露所以滋植善類今乃直爲
私門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是
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
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
剛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
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
文舉汝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愼保晩節帝怒謫徐

閒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不復出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少有志天下事所交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皆通顯有建豎顯祖一發不中蹭蹬窮老所居玉茗堂文史狼籍賓朋雜坐俯仰嘯歌蕭然意得三才開府淮上念其窮遣書迎之謝曰身與公等比肩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少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則謂本朝以宋濂爲宗李夢陽王世貞輩雖氣力强弱不同等贗文耳識者韙之子開遠自有傳同時豐城李瑎萬曆五年

進士歷知歙成安二縣擢御史出爲福建僉事顯祖
建言之明年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
言惟錫爵敢于恣睢故時行益肆貪戾請並斥以謝
天下帝怒下之部科僉言琯以外吏詆輔臣名爲建
白心實傾危宜削吏籍爲編氓詔從之琯雖獲譴甫
兩月時行亦罷琯家居三十年而卒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典倉儲中官需求無厭觧戶苦之就學稱引故事
再疏力請禁遏卒報可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王
錫爵猶持不變就學其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

規之至於流涕且曰恐他日爲子孫禍錫爵笑曰此外人浮論吾家揭屢進無論至尊即皇長子亦自知之就學曰公他日能出宮中家奏與外廷相質耶一旦禍發悔之何及錫爵憮然明日遂反並封之詔改禮部進員外郎尋以清望調吏部二十四年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變部侍郎孫繼皐言之不聽就學抗疏曰聖母上賓音容不可復即猶可以憑棺擗踊而少盡其情者在此寸晷耳今以聖躬違和遣官恭代臣聞之不勝痛心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今乃靳一擧送致聖孝不

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亦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爲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爲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册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而心甚銜之踰二年詔甄别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卒于家就學清修亮節時論歸重𪐴不以罪人莫不惜之

劉綱邛州人祖文惻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孝義聞綱舉萬曆中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兩宫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罪祖之惠臣於此時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

工輦興伐木榷稅採石運甓遠者萬里近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罄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為殃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燬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晝之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道之有無天之所緣而禍福也陛下比年以來齋醮祀罷朝講棄厥股肱閉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郎外庭有不知上天

宰不見耶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天子所以代天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爲己私者也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飧有污政地何以閣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當此之時見者痛心聞者太息尚可因循玩愒以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册立久未舉行是曰積與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强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槩不錄叙是曰積才閭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

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皋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能不寒心陛下何不體上天懇至之意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免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皋處堂相安小之瑣政事而蓋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甚不可也夫天不大計主持在大君領袖在首輔任非輕矣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外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遘厥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

華氣相屬少有敢忤者綱乃直攻其短故嫌之不置卒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並四川人人以為異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為東安知縣先是歲饑吏偽增戶口冒賑繼者遂按籍征賦民甚困相為請得減戶千三百有奸民殺劉姓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於神夜夢四人泣語屍所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七年進士聞礦稅使者擾民即上疏言外亂將作內變將興語極激切不報尋授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又疏陳舉冊立簡輔臣選臺諫撤礦

稅信詔令諸事跪伏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褫職爲民并奪尚書蕭大亨侍郎謝杰董裕俸一歲貶同曹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秩調極邊廷讚遂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尚寶卿兄廷諫字友可先廷讚舉進士由行人爲南京刑部主事時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用王錫爵廷諫上言陛下將用錫爵予而錫爵義不當出將用廷機乎而廷機勢不可留蓋廷機之才弱而闇奮螳螂之臂以當轍猶可言也錫爵之氣高而揚震虎豹之威以負嵎不可言也又曰儲君

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又曰當楚事方興羣口錯愕不敢吐一詞世卿獨掀髯抵几明其非假是一貫負陛下世卿負一貫舉世卿生平盡喪之矣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同時有謝廷策者德州人舉進士爲高陵知縣二十三年徵授御史時大學士陳于陛請帝延接大臣錄用人才帝溫詔襃納而久之不行廷策甫拜官即上疏請帝信前詔時召大臣商確政務而建言被譴

諸臣武簡拔以究其用武別補以盡其才中引周宣
王晏起姜后脫簪待罪事帝疑其有所諷刺出之外
以言官論救再貶懷仁典史時御史周希聖亦建言
謫官閣臣及左都御史衷貞吉連章申救帝並不從
居數年卒

論曰批鱗扳檻面折廷諍古人固亟稱之而未嘗不
重惜其所遇也當神廟之季可謂大壞極敝識者寒
心諸臣奮不顧身犯顏極諫意氣所激畧無回撓非
指斥乘輿則糾彈貴近侃侃快論執政者惡之矣夫
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言路不言而庶僚言之言之

者是則不言者非矣如是而沽激之謗叢生逐竄之禍旋及殆勢所必然豈曰不幸乎此固不必爲諸臣者惜也借曰惜之是矣古今來以直諫死者何限儒生尚論且引以爲戒而施責備之辭而亦不能奪天下志士之所往人之度量相越豈不甚遠乎故曰不必惜也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一百七十八

孫繼先 馮景隆 黃道瞻 范儁　　潘士藻 王懋

李沂　萬國欽　　蔡時鼎

郭實 王麟趾　逯中立　　何選 馮生虞 任彥蘖

楊恂 冀體 朱爵　馬經綸 林熙春 虎久微 林培

曹學程

孫繼先字肖甫孟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獻縣知縣萬曆中擢南京御史時張居正既敗繼先請召用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因言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亦以忤居正

序歸均宜甄錄詔報曰朕誤聽奸言致譴罰失當御史言是其亟用之亡何又奏言前右都御史魏學曾僉都御史宋纁張岳毛綱侍郎胡執禮王錫爵光祿卿賈三近太常卿溫純順天府尹曹科吏部郎中陳有年御史朱光宇僉事趙參魯皆海內正人士林儀表久錮林泉乞及時登進俾宣力王家由是諸人咸得進用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者浙江山陰進士嘗疏頌趙世卿冤且請召還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疏論薊遼總督周詠掩敗飾功且言詠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應昌已罷詠不可腆顏在列又

言李成梁戰功率皆虛飾由輸賄要路故欺罔得行坐受世爵子弟僮奴列職錦衣諸衛者至一二十輩亟宜削奪疏入當事者大恨兵部尚書張學顏以成梁叙功已與其貴盛稱成梁十奏大捷苟盡屬虛罔安能塗掩邊人耳目帝然之謫景陞薊州判官鄧元標及諸給事御史連章論救不納繼先乃抗疏劾學顏曰學顏撫遼左時敘降冒功懼巡按御史劉臺摘發遣人日伺其門會臺草疏劾張居正偵者誤謂劾學顏也以告學顏懼詣臺丐免臺憤然作色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學顏初以得無劾為喜既而念其語

恨之及入為戸部遂誣臺賊私居正大喜行之逮來
屬于應昌劾賊而令王宗載追之江西臺坐是死矣
學顏又與李成梁結兄弟欲任其濫殺報功致兵禍
膠結數歲不解遼左軍民怨入骨髓今營入中樞邪
懼成梁子如松如柏為方鎮使父子並握重兵彼學
顏者但知營賄遂私圖不復為國家深長慮也時帝
方譴景隆而繼先疏又至疑其速黨排大臣亦謫繼
先臨清判官于是兵科給事中晉江黃道瞻言學顏
數掛彈章縱有才猷量難自展宜擇諸邊總督入為
本兵而使學顏往代之用全器使又言廣西總兵官

戚繼光可與浙江胡守仁互易而李成梁父于不當
分鎮重違疏奏帝悪其擅更置文武重臣謫丞
蓋三人者谷論李顔成梁聚云其後景蔭量移南陽
推官而繼光終南京吏部主事道驥終南京户部主
事官谷不顕

范儁字國士高安人萬曆五年進士為義烏知縣潔
廉自矢有藏金于茗以進者厳却之方行丈田儁以
十條與民約旬日而畢事十一年徴授御史明年正
月陳時政十事其畧曰今天下稱治安矣然熙洽久
而叢蘖易萌玩愒深而法紀漸廢振舉而維新之在

此時矣臣敢為陛下條列要務則首在奉天道按春秋有春王正月之文而董仲舒釋之以為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蓋正之義大矣一念不正即無以合天心承天德故所講必正學所近必正人言必正論行必正事然後發幸日遠邪慝不接苟燕居寢處殊于臨御大廷舉措好尚乖乎祖宗成法皆非正也次防人欲靡曼之色麯蘖之味昔人比之酖毒況以斧斤欲防其漸在慎厥初必時有省察日有節宣庶幾君身强固而君德益精明次信詔令臣鄉為縣令見獨恤詔下萬民慶忭乃多為有司所格誠有所謂黄紙

放白紙催者其他或前命甫宣後令踵至即犂下且
有發閣不行者非所以尊國體定民志也自今宜酌
定畫一俾可遵行沮格者必傳諸法庶有司不敢輕
玩而民得受福矣次廣儉德人主孰不惜財而用之
或靡者徒以府庫之富為可恃耳至閭閻愁苦之狀
何從睹之陛下停墊宮之賞罷鰲山之燈可謂慎乃
儉德矣倘推之製磁器市珠玉織錦綺凡一切可緩
之事悉從減撤省內廷一金之費卽寬民間百金之
輸所省愈多則所積加裕次專事權今朝端機務難
决于閣臣而畫旨未聞內批間出情意阻絕且涉旁

落之嫌臣請宮府之事並委內閣擬議斷以宸衷不時召見便殿商確當否則輔相得行其職而壅蔽之患自絕次惜人才陛下允言官之請起廢遂薦臣漸次登用人情莫不鼓舞然或旋即罷斥或循次久滯或久議不行是徒償其未盡之官非展其未竟之才也名雖召用實與錮廢等宜取起廢諸臣不次擢用俾言事註誤者追復故官如此則諸臣必有感激思奮以報國恩者矣其他正章奏養士氣斥巧宦清武選言皆切至先是慈寧宮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六事忤帝意至是帝遘微疾大臣方具疏問安而僞疏

適入帝恚曰僞未罪元標致僞復爾當重懲之閣臣
中時行等擬鐫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至
明日不止朝門外水暴溢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
亦力救乃斥為民明年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建言
諸臣詔許量移惟僞不敘南京給事中孫世禎御史
方萬山等言僞不當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皆不起
里居數十年卒天啓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
官時諸為推官者自倚御史耳目率氣凌其僚士藻
獨與僚屬協心求民瘼部內大治十六年入為御史

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押婦女干擷者執之反見毆其人訴于士藻士藻移牒司禮監治之司禮以聞帝怒曰東廠職何事事乃自外庭發耶杖兩奄斃其一由是羣奄及東廠張鯨皆怒會以火災修省士藻上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誠倣祖制及近時平臺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如大工可少撤以俟豐歲織造燒造可悉罷以昭儉德金花額外之征可除免以佐軍食一切悉與大臣商畧必能有所匡益至講讀諸臣亦時召問經史令人獻其誠不獨有裨時政實足仰成

聖德蓋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疏入奄人挾前憾激帝怒帝果嚴旨切責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尋除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寶少卿卒官士藻與王樵同學於耿定向而友焦竑進道甚勇其虛懷樂士嗜善若渴蓋天性也樵蕪湖人由鄉舉歷湖州彰德同知舉治行卓異入為刑部員外郎卒貧不具殮知交為治其喪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時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

悼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弃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帝特宥鯨奪守有尚智官命法司議罪獄上詔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切讓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抗疏劾鯨鐵執政甚力帝大怒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辭尤激切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于是外議紛紛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誅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之惡百于保而萬于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耶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其壞法亦多年若謂其痛加省改猶足供

事則未聞可剔虎狼而使之守戶者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狥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渺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之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指疏裹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仇立下詔獄嚴鞫將行等合疏乞宥不從越四日獄上詔杖闕下六十降為民中使持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竟持去而帝已遣司禮張誠出監杖

時行等皇遽上疏即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近置貪
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訕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時
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並抗章論救俱不
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罷錫爵言廷杖非正
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併加于一人
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
官往張居正擅權欲箝人口盡以皇祖晚年遺札進
之御前呂類勸忠實欲導陛下以刑辱言官自為己
地耳陛下必欲法祖自有良法善意居正萬世罪人
豈可復行其計哉遂諄懇留初馮保獲罪貲踪為之

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徒以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欲甘心于鯨故授意御史發之事秘莫能明也沂家居十八年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十七年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明年論吏部尚書楊巍黜陟不公帝方向巍被詰責禮部尚書董份削籍家居申時行王錫爵以座主故爲巡按御史蔡系周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諂事嚴嵩爲之心腹日與世蕃及陸炳等交通貨賄積貲如山尚書吳鵬有女已字份通而奪之及削職歸田恣橫鄉里吞噬

無厭衆經御史龐尚鵬廉訊而有司劾于積威不竟其事若加之隆禮必益縱貪暴為鄉邦害況份衣冠已褫是為罪人令存問尚書予抑存問罪人乎疏上事遂寢吏部員外趙南星戶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二人其黨陳與郊助之刑部主事吳正志不平劾春開與郊婿政府干清議且言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上言德政有干國憲于是御史林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為辭國欽與周孔徽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曰公安得立異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目

以保留大臣傾陷善類為事我非立異不苟同也瀛氣奪疏不果上令人袁進等毆殺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其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大學士申時行等咨方略時行依違以對國欽憤抗疏論曰陛下以西事孔棘赫然震怒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乃飾詞欺罔如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為攻抄熟番試問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為咎在武臣試問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試問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進戰而時行必不

欲戰陛下意在絕和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饋金錢故當有事時不得不為覆露耳兵部尚書王一鶚漫無成畫冦已陸梁猶曰款非失計禍至殘城堡殺吏民而謂計得可乎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乎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乎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其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夫賊殺我軍民掠我貲畜何止萬計而僅以微物償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不然彼何恃

而不畏哉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疏入朝端震動帝以其誣汚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大學士許國責之曰中公賢相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爲名節惟爲國事耳即言未嘗死生利害聽之主上敢有他辭國無以難也二十年吏部量移國欽及饒伸爲推官忤旨尚書陸光祖被切讓而盡罷文選郎王教等官大學士趙志臯疏救亦蒙譙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初舉進士歷知桐鄉元城二縣爲治清嚴豪猾無敢肆十一年入爲御史太

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時禹陳其不可并及玉不法狀責近倖之時御史丁兆呂以勸高啓愚被誚朝議悲譁時禹上言此呂叅論科場臣心壯之及楊巍誣其誣賢亂政臣誠不勝駭方啓愚以舜禹命題禪受之言藏傳衆口即居正未敗前是心啓愚未敢以是勸然探之群言以入告君父正所以褫奸人之魄也巍生平端謹乃入吏部媚阿比政府徐學謨本瑣才祇以申時行姻戚薦其卓犖奇特而擢直若此呂反以妄言亂政誣之何以定國論哉時行謂二子登科無弊無事譁言科場之弊但言者不獲優容

謂之不諱雖則信之卯曰出自聖斷將行亦宜力爭然後可白其不諱之心若徒假威權壅遏人口恐天下志士必不從風而靡也報聞明年巡鹽兩淮力祛奸弊悉捐其羨為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鈳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舉子荷校解一桂鈳官中時行等為之解帝益怒奪鈳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命二人荷校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時別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

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
不可信不知陛下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治
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
請稍減荊杖期日全二人命帝不從責時行疑君弘
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諷知所發遣胥籍者多寬縱
責府尹沈思孝對狀于是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責明
不責察苟任一己見聞稍防苛察縱聽斷精審何補
于治且使奸人乘機得中傷善類為害胡可言願停
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
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既被責具

疏謝執爭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弱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上言時弱狂愚得罪固當至謂朝廷責在推誠聖明不矜發擿則非一人私言乃天下公論何緣聖衷猶懷介介鄉者石星海瑞鄒元標等咸起自田間或拔由戍伍何今昔殊情而用舍異轍也不報已乃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略言比年天災洊臻民困愈甚紀綱紊斁吏治混淆匡救之術惟在陛下與輔臣悟然省改而已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吁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

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日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于當時或徐退于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立乎公私誠偽之界猶不可以為政況乎出此而入彼哉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即為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意微貌退讓而心貪戀外

包容而中忮刻私偽萌生欲益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蔑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裨于國今也政革其事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困歷數其十失勸之省政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不具含斂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御下嚴救災勤政治有殊績十七年選授御史湖廣巡撫秦燿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啓先為吏兵二科都

給事中附張居正至是又結納政府為南京御史德平王麟趾所劾麟趾反論徐濤丞以去實後抗疏劾二人並及太僕少卿苗朝陽朝陽亦政府所厚也燿光祿竟坐罷朝陽調南京燿且去侵贓贖鉅萬為衢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為公費自燿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視大舟咸以自潤取敗自是率預減其籍無可稽矣日本陷朝鮮詔遣侍郎宋應昌經略實以應昌不足任疏陳七不可狀帝以實阻撓謫懷仁典史再遷刑部主事初朝議許日本封貢既而罷之其後帝以朝鮮懇

請定封進怒前阻議者以實倡首再請職爲民并劾
兵部石星盡録異議主名將大行譴責賴閣臣趙志
皐等力解乃已久之封事敗星下吏給事侯廷珮請
還實官不許家居十五年用薦起南京刑部主事三
遷大理右寺丞實有時望居官剛正不撓歸卒于家
觧趾舉進士歷知淶水河内内黄三縣擢南京御史
終戶部主事
逯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
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御史
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趙用賢

事廢黑中立抗疏曰邇來放逐諸臣率砥行好修之士令中外多歎方憲任事無人而使諸臣跧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即出于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而輔臣益不自安何若共楫成心脩之大道以天下之人才爲天下用耶疏入

忤旨停俸一歲壽進兵科右給事中明年詔修國史錫爵擧故事劉虞夔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誣虞夔尤力并役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諏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而逐者又至再至三矣而憲成又繼之前者將蹈後者不續人才凋謝可爲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檟謝

廷案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選郎臧否混淆舉
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風靡波流莫究所終
矣大抵邇歲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用舍斥罰視
一時之喜怒公議壅閼煩言滋起臣謂此人才消長
之機理道廢興之漸陛下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
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
李本二臣用卽令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
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要之廷推必諧于僉議特
簡或由于私援故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必曰選于衆
令輔臣趙志皋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圖妄相牽引樊

激聖怒御揭畋數語譬之强笑而神不豫未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弊公私耗散羣情思亂識者懷憂惟賴公道昭著仕路清平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猶足以回氣化而聚人心乃朝議紛紜若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謙爲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時贈光祿少卿

何選字請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授御史先是國本議起廷臣諫者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盈廷公論鄭氏禍福懇言于貴妃

俾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屬邑責之且曰若不及今為
身家計吾儕且掌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乃入告于
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懌已知出選指深
衛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
六日不下選以為言帝憶前事謫選湖廣布政司照
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至是刑部缺員外郎吏部
擬用選帝憾未釋猶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
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
而斥選為民俄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而南
京給事中任彥蘖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

蘖於外生蹙仍以雜職調遷方旋以言官論救并斥
彥蘖為民于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
公忠為比周謂論諫為激擾絀銓衡之所賢撓刑官
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懸
缺不補敲朴過于宮闈桁楊接于道路論救忠良則
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沉閣而莫稽
奄倚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
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
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陛下試察邇年
以來諸臣彌違之章視昔不稍減乎謇諤之風視昔

不稍阻予忤旨不報生虞大足人彥蘇任城人谷由
進士天啟中贈選光祿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
給事中外戚李文貴魏承志諸家豎丐恩澤恂力請
杜絕且言章奏非婦人所能與制非孺子所曉宜詰
奸人主謀者又以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耗財病國
請大加裁汰皆不能用二十二年累遷戶科都給事
中恂見邊餉日增太倉告匱而東征之師冒破帑金
不訾請勅邊臣悉心計畫劾武庫郎劉黃裳侵耗軍
儲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請核內庫汰冗員去

冗食淸御馬監芻豆皆近幸所不便格不行時王錫
爵謝政趙志皐代爲首輔時論弗善也南京御史柳
佐章守誠以爲言志皐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
皐不可不去朝廷不可復留帝怒責對狀體抗辭自
若坐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爲民明年恂
復論志皐并及張位其畧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
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于是
者敢昧死陳之許茂橓一罷閒錦衣耳厚賚金玉賁
緣爲奸經所司緝獲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
寧謂賄未入門可以委飾乎夫物必先朽也而後蟲

生之使為大臣者清節素孚彼敢冒昧取戾哉今舍豺狼而搏雉兔欲天下澄清不可得矣可憂者一也酋楊應龍負固不服為執政者宜設策剿除乃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其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辱朝廷羞士類莫甚于是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報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于是內托上意外誘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

俱無當也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建議加馬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墻家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讒而惡之于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于建白之時則陰中于遷除之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夙昔積怨則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趙志皋日薄西山固無足責張位素負物望乃所為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

樂而防張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公忠為國毋効二人所為天下幸甚疏入忤旨命鵠一級出之外志樂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貫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疏列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二十四人恂與焉未及詔卒贈武安人恂同年進士疏被廢累薦不起卒於家同時以論志樂獲譴者有朱爵蘭州人後恂三年進士為蒲圻知縣政有異迹及為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疏趙志樂張位罪謂陛下負大有為之志而喜于自用志樂位遇大有為之君而匡贊無

聞致朝政多所物議沸興陛下之悞實二臣成之如
諸臣章奏一涉宮府輙見寢閣寢閣日久塞蔽日深
憑城依社之姦何所不至近給事中王如堅御史蕭
重望請發留中章疏乃併如堅等疏亦留不報而二
臣曾繇一揭密請鄒元標王麟趾建言獲罪國人皆
知其賢乃吏部擬元標應天府丞麟趾禮部主事累
日未允而趙應宿孫說等八人何賢何勞驟躋清秩
二臣胡不以為應宿等請者轉為元標麟趾請耶不
報三王並封制下爵並諫并論救朱維京王如等辱
勤志舉位不當私同年生羅萬化為吏部坐謫山西

按察知事卒于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馬經綸字王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副千户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狥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曹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傳陳楚産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邊以御史臣大倫俞价强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嘗忤旨亦鐫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

部考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于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駭是時東廠太監張鋮失帝意誣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以祖職并遷當得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為罪旋移怒兩京科道命掌印者盡錮三秩于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照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本固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薛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并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

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皐陳于陛沈一貫及九
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是
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
書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為
民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
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竊惟陛下
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然而
奸邪不至橫肆國事不至敗壞者豈獨陛下威靈能
坐制之哉所恃言路諸臣能明目張膽為國家裁辨
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縉紳

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比髙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甚
者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夫
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
給事又波逮于諸御史去者不明著其應得之罪留
者不明著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
路傳說責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
擾今忽舉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
辭臣竊覩陛下所為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
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鄭
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救與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

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奉禱以争是謂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謂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謂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抗疏諫止是謂陛下甘棄萬曆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齎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籍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以此知陛下實思切直故加

緘默以罪之耳目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
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
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
下不聽閣臣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顏是
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則
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腹心股肱耳目之用乃令自塞其耳目自離其
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
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
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

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戢貨殊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為社稷乎帝大怒亦取三秩出之外經綸既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頃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納顧亦從取斥是以建言罪耶抑以不言罪耶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今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

言為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最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為忤旨則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而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為此不為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忍負君父且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茶陵判官引疾去而加眾經綸與史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言陛下以軍政一事譴斥遍于言官謂其不言耶間多向之敢言者謂其目睹考察不言耶間多本使在外者是陛下以不言者為罪之名而以言者為

罪之實外以不言之罪罪令日內實以言之罪罪往日也亦何以服諸臣之心示天下後世哉疏入眠久徵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頃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遂怒經綸竟斥為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謚關道先生培由鄉舉為新化知縣縣僻陋培廣置社學教之民死盜不得禱于神遇蛱蝶隨所至獲盜時驚為神徵授南京御史劾誠意伯劉世延罪之窮其爪牙于法已上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贖回賫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

以織造故礦官俗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謫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天啓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丙培贈光祿少卿熙春亦還故職累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宗延柳佐舉成官于朝頌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寧二縣治行最擢御史督畿輔屯田得隱田四千四百餘頃二十四年五月冊封日本正使李宗城逋歸帝怒兵部尚書石星言欲遣給事一人充使因以察視情實學程聞之馳疏言遣者封事大壞陛下特

勅廷臣議戰守策是已洞見前策之非而决之衆論矣乃旋有詔遣風力科臣與副使楊方亨册封是又惑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也詎知星方亨表裏應和安足倚信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沈惟敬綁縛倭何愛于方亨獨晏然無恙哉方亨死生且未卜乃請增勅使禁治流言三尺之童猶知其謬陛下曷不詳察而熟計之也星專務欺罔熒惑天聽倭情甚狡猶云未變封事已敗尚謂可成賊臣誤國一至于此今據宗城揭稱關白執惟敬要求七事本不爲封雖未顯言大要可覩矣倭貪冒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

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將席捲朝鮮西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其情吐露不待今日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倭之日業與較盟即不盡許七事亦已輕諾二三傾叅謀封貢一疏如松與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僅在惟敬就擒之日矣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辯可知也宗城一誤豈容再誤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成則居功敗則委咎是以科臣寧伏斧鑕不敢奉

詔誠恐執以為質肆放要求雖伏蘇武之節効真卿之忠無救于損威而喪氣故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石星狠狠自用趙志皐碌碌依違臣以為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也初帝欲遣科臣星志皐力言非便已命罷遣即以方亨為正使矣及學程疏入帝怒曰累朝封朝鮮琉球皆以文臣充使今遣科臣乃出朕意何與他人平時每細事煩瀆輒云甘伏鈇鑕及枝之艱鉅又遷延不承是背君棄義也且詔命方下而學程即徇私抗瀆必有關通賄囑之奸其下錦衣衛嚴訊學程速至榜掠無

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言擧程之罪律例無可比附令已累受重刑乞賜寬宥帝不許命坐遣匠洪節罪斬刑科侯廷佩等訟其冤志舉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成疾旦夕待斃冀以動帝卒弗聽數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奉侍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釋之猶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卒天啓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為孝子子國祺舉于鄉知分宜縣有善政

論曰萬曆癸未以後君相狃于因循厭苦言路諸臣則益劾規切生死以之其責君曰好貨曰忌直責相曰貪汙曰忮刻當時主德臣工人情國是大槪如茲矣然而言者不憚披肝聽者習為充耳朝端棼脞仕路崎嶇清議雖高浮情亦競鉤黨之禍迄與國祚相終始豈不悲哉